

一种关注

当国产影视剧频频出现因女演员追求“荧幕冻龄”而引发的争议，我们不禁要问——

# 女演员缘何会被少女感绑架

梅生

图从左至右分别为：  
金南珠在电视剧《迷雾》中  
巩俐在电影《归来》中  
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中



上了一些岁数意味着有了一定阅历，领略人生百态才会感知人间冷暖。这是好演员塑造优秀而复杂角色的基础，如此演员才能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可以不用说话，仅用一个眼神、手势、背影，便与诠释的人物的灵魂高度融合。这样的女演员，会让人想把这样一句话送给她们：我爱你年轻时的模样，更爱你历经岁月后的容颜。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国产影视剧中提供给中年女演员的角色实在太有限了。

《如懿传》开播至今，口碑跟随着低走高的网络评分一路逆袭，周迅的形象与表演，也慢慢收获观众客观中肯的好评。

也许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加平心静气地探讨她在头两集里因为扮嫩失败而引发的争议。联想到37岁的女演员杨蓉最近也因为在网络剧《沙海》中饰演少女而被质疑，以及同样在苦苦追求“荧幕冻龄”的林心如，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得这些人到中年的女演员，不约而同地被“少女人设”绑架？

勉力维持“少女人设”，自然是出于对衰老的恐惧。然而成熟乃至衰老真的是女演员的噩梦吗？显然不是。三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出生于1949年，从《法国中尉的女人》《猎鹿人》到《廊桥遗梦》《穿普拉达的女王》《铁娘子》，她把时光统统雕刻进了人生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角色身上。所以后辈妮娜·西蒙说：“谁都不会介意梅丽尔·斯特里普是不是太老，因为大家都想看她继续演戏。”今年47岁的韩国女星金南珠，也在年初借助韩剧《迷雾》中成熟凌厉的新闻女主播一角，圈粉无数。

上了一些岁数意味着有了一定阅历，领略人生百态才会感知人间冷暖。这是好演员塑造优秀而复杂角色的基础，如此演员才能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可以不用说话，仅用一个眼神、手势、背影，便与诠释的人物的灵魂高度融合。《归来》里的巩俐，《万箭穿心》里的颜丙燕，均是如此。这样的女演员，会让人想把这样一句话送给她们：我爱你年轻时的模样，更爱你历经岁月后的容颜。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国产影视剧中提供给中年女演员的角色实在太有限了。

遭受质疑后，杨蓉用一篇千余字的长微博坦言自己渴望又怕怕转型的心声：“不是我害怕老去，而是当下的影视环境让女演员不敢老去，我们这一波30+的女演员努力维护着少女人设，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市场需要。我渴望转型，想演嫁不出去的大龄女子，或者生活里忧伤跟喜悦一样多的单亲妈妈，想拥抱这个社会和每一个观众。我更怕转型，我被定义成中年女演员，跟那一波儿我崇拜的女演员一样了：‘非常有名非常美但没有戏演’，更何况我没她们有名没有她们美。”

这段话道出的，正是国内中年女演员因为年龄导致的戏路尴尬问题，也是她们努力维护着“少女人设”的主要原因——中年女演员可以演钻石王老五、霸道总裁或大学教授，继续在荧屏上与差了她们一个辈分的女演员谈恋爱，比如《急诊科医生》里的张嘉译与王珞丹，《大丈夫》中的王志文与李小冉，摆在中年女演员面前的道路便只剩两条，要么出演“婆婆、妈妈”，要么无戏可拍。不久前姚晨在某个平台发表的演讲《一个女演员的尬与惑》，便提到现阶段的她，已经没有合乎年龄段的人物能演。姚晨尚且如此，多数

(作者为影评人)

艺术评论

## 当科幻窄化了人工智能，艺术的新命题出现了

高士明

如何才能寻找到反向的动力，在自然的技术化与技术的自然化、人的技术化与技术的人化之外找到并且作为“辩证的另一极”？这是未来艺术的根本任务。

19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就是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最钟爱的主题，以至于它占据了关于未来的主要想象空间。不幸的是，它窄化了我们对未来生命和生活形式的想象，似乎人类未来的主要内容就是与机器人的斗争。

同时，过去一百年充斥在科幻文化中的拟人化手法也把人工智能窄化了。机器人只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典型形式和一个发展方向，也就是“人工生命”，它的早期回声是拉斐特里的《人是机器》。而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意义不只是它可以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思维，更重要的是，AI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理解人的语言、思维和智能本身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它有助于我们去探索人类的思考、学习、分析、推理、规划和想象究竟是怎样的智力过程。

我的意思是：我们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应跳出人工生命的想象进入更广阔的天地。未来的设计应该超越“窄化”，通过“设计”为人的未来创造一个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

科幻文化对人工智能的窄化还在于，好莱坞电影中总是将机器人和人的根本差别归于感情或者说是更煽情的“爱”，其实人的社会性存在是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最大的难题。人工智能可以“写诗”，可以在棋盘上战胜人类，但是它必须接受指令才会写诗和下棋，它并不具备写诗和下棋的原初

欲望和冲动。人工智能必须建立一个可预测的世界模型以及反应、修正机制，这都是建立在一个理性个体的假设之上。问题在于，世界上不止有一个个体，还有无数他者——他人或其他的AI，如何以算法应对无数社会性个体之间复杂的、充满非理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这才是目前AI技术的难点所在。心灵没有方程式，社会的心灵更加无法用算法解决，作为一个策展人和艺术教育者，我愿乐观地说，这或许正是艺术的机会。

然而，人的社会性在今天这个网络社会受到了新的挑战。

近20年来，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技术在明显加速，我们能够感觉到各种技术对生活的“重置”。技术的发展在引诱着也是强迫着我们跟随，不断跟它一起更新换代——引诱是因为花样翻新、追求时尚，而强迫是因为整个服务系统在更新，我们只能跟着更新，否则等待你的是脱离网络、去社会化。这种加速度，这种实时性，这种迅即的自动化/现成性，取消了我们自主的学习与生产。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能保持艺术制作和

创造的欲望？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最切近的应用场景中，亚马逊、淘宝、京东设置了众多的推荐和方便，这些“方便”不但是引导消费的诱导，更是对我们自身的诱导和窄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合作中，我们的偏好被强化，我们的欲望被放大。新技术对我们的阅读是一个超级踪迹学建构，据说阿里巴巴对每一个淘宝用户的定义，可以拓展到几千个标签。这意味着，它比你更了解自己的欲望、你的需求、你的目的、你的冲动。然而，这只是你的数码存在，这不过是由概率算法导出的一种“显示性偏好”。

同样，通过社交网络，你总是会看到你想要看到的。社交网络营造出一个让我们每个人都舒适的“共识性”小环境，一个自我映射、自我生产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已经具有了Matrix的基本雏形。我们在自媒体的自我数据化中“被个性化”，在“朋友圈”与“众筹经济”的网络互动中“去社会化”，在越来越自动、便利的系统中沦落为“功能性牲畜”，陷入网络的隔绝与忧郁。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人群做了无

穷细分，但同时人文学者们又总是在抱怨技术把人同质化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能弄清楚，新技术究竟是把社会变得更丰富了，还是变得更单一了？我个人这些年的感觉是，在表征意义上人们的确实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但是在深层意义上，人的社会性以及社会能力却被极大地削弱。

伴随着社交媒体出现的，是一种更加琐碎化的感知、更加景观化的生存。技术、资本和那些构造出“单一普遍性”的企业及其金融王国，通过我们每时每刻不可或缺的手机，以及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购物网站，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数据流和直播秀；同时，新技术正在制造出一种新的“凝固状态”，人类这个日益自动化的社会有可能滑向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命运。在那部影片中，人与机器的斗争掩盖了一个根本事实——新技术一旦被滥用，人类中的极少数会把绝大多数变为无用之物，变成那个作为日常生活的Matrix的消费者，变成现实荒原中的赤裸生命、肉身电池。人机合体的副作用是身心的分离，在未来或许只有那“终极的主人”才能做到身心合一。

如何才能寻找到反向的动力，在自然的技术化与技术的自然化、人的技术化与技术的人化之外找到并且作为“辩证的另一极”？这是未来艺术的根本任务。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书问道

## 它绕开了每一种已被确认的文体

——评李敬泽新著《会饮记》

黄德海

眼前这本《会饮记》，共收入文章12篇，李敬泽自作解题：“‘会饮’出于柏拉图对话《会饮篇》，说的是苏格拉底和一群雅典人喝了酒泡了澡，谈天说地，探讨人生和真理。”口气有点儿戏谑，但考虑到《会饮篇》的副题是“或关于情爱”（“或论向善”），我还是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不该像苏格拉底在《会饮》中那样躺着读这本书。

不过还好，作者起码不像柏拉图那样喜欢绕来绕去，也不会像苏格拉底那样追问起来就没个消停，作品毋宁更是率性而谈、不衫不履的，在精神的广阔时空中来去自如。至于文体，是一副“四不像”的样子，散文？随笔？小说？都像，也都不是。在以往文体的每一个已被确认的点上，这本书似乎都绕着走开了，某种奇特才华主导着一次次小型会饮，因而也形成了某种新鲜的尝试。但也不得不注意到，这看起来很难归类的文体，都没有离开每一个活生生的具体。书的开篇，是一碗面：“咸阳机场，全

中国最能吃一碗好面的机场。高深青花碗，碗底几条子面，埋在丰足的酱料下面，几口吃了，顿觉天下大定。”这大概就是这本书的基调了，吃饭、喝酒、跑步、听音乐，等候延误的机场时刻，偶尔走神的会议或发言间隙，匆忙行旅的一次驻足或聊天……差不多都可以是酒席上的话题，不会严肃到让人生畏。

当然稍微有点准备，空间的跨度有点广，思维跳跃有点大，忽然就会越过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甚至有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凭空想象——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几乎是我阅读该书最大的快乐：“在中古华夏，大雁也飞不出人的世界圈，雁止处便是天尽头。”“我能听见秋虫的鸣叫，听见静夜里一根树枝的摇曳，一只狐狸踏碎了一颗露珠。”

这样说仍然很可能是一个误导，因为读着读着我发现，这本天马行空的，在某些地方忽然意外地严肃起来，比如提示思维的局限，比如说起对事物的谨慎认知，比如落实到具体的复杂——“他

想，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性和人类事务缺乏了解的人们才会认为，他们可以使世界清新如洗。”“普罗塔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此话真是妖言惑众，哪有什么抽象的人，落到实处，就成了我自己是万物的尺度。所谓天下，也不过就是那张吵架的酒桌，或者朋友圈儿。”

无论文字再怎样行踪不定，锚住《会饮记》的定海铁钉，始终是这个世界的复杂本质——无论怎样精致的虚构都需要一个必要的现实支点，任何一个小地方都可以经过想象而变为一个庞大的存在，每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都可能拥有一颗秘密的心脏。在观看和被观看之间确立也束缚了自己，意外和不确定或许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属于稳定秩序的一部分，是危机而不是言谈勾勒出世界的整体性，某些基本的人类情感或许远远胜过伟岸的词语……是的，不管写作从哪里开始，最终都“需要有文本之外的条件，或者说，必定安放在恰当的支架上，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支架的存在，那只是因为它是如此基本，如同空

气，是透明的，如同呼吸，是当然如此而不必被肺所感知的。但如果你把这个支架抽掉，那么，一切都会坍塌下来。”

这样说，仍然会产生一个误解——书中说的就是你上面说的那些？当然不是。好作品来说，所有概括都是不完全的，跟所有企图一网打尽的妄想一样，都带着不可消除的跛足痕迹。或许应该更确切地说，《会饮记》从起始意义上已经取消了概括的可能，每篇文章自身构成了它要讲的所有意思，任何抽离或总结，都已经远离了初衷。就像那个层层转述而来的《会饮篇》，“柏拉图意识到，面对世界的任何讲述在根本上必是相对和有限的，它出于特定的名字，出于特定的声音，它介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它是个人‘意见’，它必是‘小说’。”

哦，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否称呼这本书是“小说”，它都已经站在虚构这一边，用它变幻不定的叙述方式，讲述着这个作品要表达的所有复杂意涵。

(作者为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